

十字镐

(小说)

□响雷

新锐出发



江海新韵



奇迹就在我们身边

(手工诗坊同题诗)

□刘年

用来生火的玉米秸秆，
经黄牛细细的咀嚼后
竟然变成了鲜美的牛肉

辣条，

五毛钱一袋的垃圾食品
被阿依吃进去后
吐出来的，
却是一支
动人的哈萨克民谣

多年以后，

子弹变成金龟子，
从土壤里钻出来
金属的光泽还在
速度却慢了许多

□杨晓婷

可以在胸膛中日夜打铁
让那些闪现的火花
在白纸上，突然长出
敏感的触角
和纤细的肢体
可以让它们浩浩荡荡
成为你一个人的军队
但是不能太满
也不能太亮
奇迹会让你
透过一只酒杯
看到
一轮圆月在无声地决堤

□周惠业

远方的风景
从来都是一个个邀请。
雪花正从北方赶来
越来越多的叶子，
在风里凌乱。
时光柔软缓慢
炉火越来越旺
像柔软的翅膀，
在你我之间
空气一样弥漫开来。
太阳一点点地升起
温暖正在途中
在音乐中散步的人
像彼此之间，
未曾说出的花朵。

□樵夫

山谷很热，渴望风
一些灌木
被另一些灌木遮蔽
没有通道能传递消息
放牧的孩子，
吹起口哨
羊群往山谷的深处，
又隐没一层
口哨的尾音击中树
蝴蝶正制造出
透明的波浪
一波，又一波，
抵达左岸
哨音落下，
像雨点轻轻拍打我
很多尾音潜入波浪
去迎合翅膀的效应

□蒲苇

小资情调一直在
内心旋转，
像小鹿撞击
心扉，有时刻着
浪漫主义的诗歌
因为衣食的节外生枝，
大多偏向于
注重情歌的分量，
和波光激滟的表述。
似乎在其中，
又分明辉映着
阳光的弧度
适合突如其来的一阵熏风
诧异笑纹里的
一泓秋波
奇迹时常登录，
我们却在不经意中。

在水一方的她，
陶醉哗哗流淌的爱
而喜不自禁，
旁观者驻足聆听
自然界的欢呼雀跃，
滴落在禾苗
探出头来的声浪中，
春天孕育了憧憬
随处可见的丰硕，
鸣响收获的喜悦

□彭涛

秋分过后，
大地日渐丰满
田野里的果子红了
像喝醉了的脸，秋风
酝酿着成熟的味道
圆满从天上落到了地里。
汗水咸湿，
收获甜蜜
黝黑的脸上
笑容幸福。
在农人眼里
奇迹朴实得如同
农家酿造的纯粮酒
酿熟了五谷，
染醉了田野
站在秋高处
奇迹，总在我们身边发生

□李志玲

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当一个人怀揣凡心
相信命运的安排
在一座庙宇里
看到的佛像
即使落满灰尘
一身锈迹
仍然会散发出
庄严、慈爱的光。
有没有这样的時候
当病痛缠身
黑暗一步一步逼近
灵魂与肉体
就要被剥离开来
一个慈眉善目的人
也会露出狰狞的面孔
拼命将自己变成一块石头
扔入大海

□任聪颖

很显然我不会飞，
不会在时空的平行线间
自如横穿，
这让我无法分身。
逆行或超速，更不可能
后悔的事
不可以重来。奇迹
这硕大的宝石蓝的花朵
从未在我的花园里盛开
“我的花园”，
只是我为它的命名
是对一小块土地的昵称
事实上
我从没有种过“奇迹”
我的种种过往一再证明
“奇迹总在身边发生”
是个伪命题
不然，我真真切切的思念
连成线的泪水
怎么没能把逝去的母亲
网进怀里

□徐玉娟

千米之外
一片海水正慢慢隐退
一簇微蓝的蛎蛎山
就像新生的婴儿
再一次诞生。
多么神奇
我站在伸入大海的龙桥上
似乎被它们一分为二
一些，成为丰满的时光
生活的悲伤
给了我血和肉，一些
成为我中年的骨骼
被命运的海水
缓缓托出水面。

虏啊？陈二侯急得搔手，我来……来当兵。老兵说，抬头，挺胸！陈二侯就鸭子噎食似的脖子一伸，老兵需把眼珠翻高一些才能与他对视。陈二侯让那目光一锥，又矮下来。老兵把老问题抛给他。陈二侯想照搬福林的说法，思量来考虑去，不妥当，老父是病死在自家床上的，不是二鬼子害的，栽了赃二鬼子来算账就坏了，于是在八仙桌前干愣着，张嘴不出声。老兵声音高了，咋回事？陈二侯更缩了脖子，看看身后的春山，轻声说，我向春山他父保证了，不告诉旁人。老兵说，我问你干什么当兵，关春山他父什么事？陈二侯说，春山他父……他父是我们保长。老兵皱了眉，那又关保长什么事？陈二侯声音更轻了，保长跟我咬过耳朵，当兵有肉吃。老兵哈哈大笑起来，另一个埋头写字的也笑了，笑得八仙桌咯吱作响。一个说，老子半个月没见着油花儿了，还想吃肉？嘴巴够大的。另一个问，看你这什么觉悟，为啥要当兵自己不知道？陈二侯咧咧嘴巴。后面的春山催他，呆侯，就说为了杀鬼子得了，别磨蹭。陈二侯为难地说，我杀鸡都怕，不如让我先回吧，堂叔家还有活计等我做哩。春山说，你们这里的人真有意思，一口一个父的，都是文化人？陈二侯问，什么是文化人？老兵哭笑不得。春山把他扯到一边，替他

说，他是种田的汉子，我们陈渡这一带有文化没文化的，都管老子叫父。老兵又问，姓名？春山又抢嘴说，他大名陈二侯，我们都叫他呆侯。

“陈二侯”三个字就落到了花名册上。那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从那时起，几乎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了。同乡的战友沿用了对他一贯的称呼——呆侯，就

就一百岁出头，这在世界长寿之乡如皋也不算稀罕事，而他的生命却早早结束于七十五年之前，离我们确乎有些遥远了。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看到为编撰一部百年文史寻访陈福田后人的消息，不知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对陈福田的了解仅仅局限于百度上为数不多的几篇短文，很显然，我不可能写出一篇史实充分的人物传记，我只能凭借小说这种文体，虚构出一个名叫陈二侯的人来。

无疑，《十字镐》可以视作一篇抗战题材小说，我非常害怕它沦为抗日神剧，所幸陈二侯不是什么盖世豪杰，他没有运筹帷幄之才，没有飞檐走壁之能，他只是江海大地上一个朴实得有点憨、认真得有点轴的普通人。《安徽文学》主编在编前

很快地，把这个称谓扩散到他们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一营三连，乃至更大范围。

二

陈二侯走哪儿都背着十字镐。十字镐是他的命根子，队伍里都知道，那是他父留下来的传家宝。有的兵在一起开玩笑，说谁家没个一两样传家宝，连呆侯家都有把十字镐。

陈二侯是祖传的佃户，他父临走前把他叫到床边说，二侯，这兵荒马乱的，我们种田人家，没什么家私，我能留给你的就剩这把镐了。他父走了后，陈二侯就把把十字镐供在木柜上他父的牌位前，用的时候取下来，不用的时候把镐头子擦得寒光闪闪的，跟他父一起享用香火。保长劝他去当兵，呆侯，你不去当兵真是亏了。陈二侯一脸茫然。保长说，你家那点地上长的狗虱子，交了租不够你一人吃的，凭你这块头，一身力气，当兵顶好，包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陈二侯说，我不能去，我父给我留了这把镐，我得用它来种田，好好种，出息了，买块自家的地。保长把他头摁下来，呆侯，我跟你说，当了兵能挣钱，能当官，将来光宗耀祖。陈二侯还是一脸茫然。保长说，呆侯，几时吃过肉？陈二侯说，肉味儿都不记得了。保长轻声说，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万不可说出去，当了兵有肉吃哩，你就不想？陈二侯口水都快流出来，又不带下，可我家的镐怎么办？保长说，呆侯你还真是呆，镐留家里，当兵有枪发哩。陈二侯说，留家里没人擦，会锈。保长说，你不带下，你不嫌硌着？陈二侯说，称手，称手呢，不硌。

保长是春山他父，在陈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当了兵的陈二侯有些想不明白，自己当兵是奔着吃肉来的，保长家是有肉吃的，春山干吗还要当兵。当时一起入伍，老兵也问了春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当兵，春山说，闲着没事，杀鬼子去。陈二侯就这话琢磨了几宿，猜度着，春山一定是闲得慌，找乐趣呢。早年春山外出读书，兵荒马乱了，读不安稳，又硬让保长接回了陈渡。春山吃喝不愁，就是吃饭不长肉，瘦猴似的，成日在陈渡的河岸田头游手好闲。陈二侯在田里忙着，他要么在田埂上叼着狗尾巴草，哼歌，要么在河坡上睡白日光，这些都没什么，可恶的是有时他会使坏，拿泥块丢二侯，寻开心。陈二侯从不敢还

手，虽然力气比他大，扔泥块比他远，种着人家的地呢，还了手饭碗没了，这划不来。

进了部队是个兵，得学枪，连长首先甩给陈二侯的是一挺机枪。原来的一个机枪手在战斗中牺牲了，虽然有人顶着，连长不中意，他一直在物色更合适的人选，直到陈二侯那天站在八仙桌前。连长说，试试这个。陈二侯托着机枪，掂量掂量，够沉的，不过在他手上和一把镐没太大分别，舞起来都是轻飘飘的。连长点点头，这可是全连队看家的玩意儿，练成了，你就是机枪手。连长看中他身块大，这重家伙得有力气的人才吃得开。陈二侯说，没手拿镐了，我的镐怎么办？连长皱起眉，先搁着，没人要你的。陈二侯说，搁久了会锈。连长声音发了粗，我天天给它上牛油行不？陈二侯听了不对味儿，龇牙说，那哪成，给我找根绳子吧，我捆到背上得了。连长好耐性，真给他找了根长条带子。就这样，陈二侯把自己和十字镐五花大绑了，背上像驮个龟壳子一样，只有晚上睡觉时取下来，取下了认真擦一擦，搁被子旁，夜里翻身踉踉跄跄。

陈二侯的机枪练了三天，没有起色。上弹，瞄准，假装射击，到他手上都走了形，怎么看怎么别扭。练习不能真射，要真一梭子打出去，鬼子招惹了来，好好的临时营地弄不好连锅端了。再者，子弹金贵着呢，就算上了战场也是限量供应，怎么可能给新兵糟蹋。陈二侯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嘴里“嗬嗬嗬”扫得口水四溅，投入得很。指导员老严只膘了一眼，说，呆侯倒是肯吃苦，可瞎不是这块料。连长靠在墙根上嚼着嫩草叶，叹口气说，金漆的粪桶，老子算是看走了眼，练枪就不说了，叫他立正跑步抬头挺胸，他们赵班长强调了不下三百遍，你瞅瞅，还是这怂样。老严笑笑，把他换下来，打仗先打火力点，呆侯这傻愣相上去做机枪手，鬼子没打着一个反倒成了靶子，白白丢了命。老严说的是实话，连长也觉得在谱上，烂命也是命，不能白送了给鬼子。于是，连长又撺给陈二侯一把三八大盖，把机枪换了下来。陈二侯端在手里，斜一只眼瞄着，嘿嘿地笑，这玩意儿简单，动动手指就成了。同来的七八人，早把三八大盖摸得透熟了，争着去抢机枪。机枪就让福林端走了。一行

人里头，相比起来，福林这墩子，还算壮实。

(节选自小说《十字镐》)

流萤虽小可作繁星

(创作谈)

□响雷

语中说：“这个小说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这个叫陈二侯的小人物，背着他家祖传的那把十字镐，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抗日队伍，他确乎有点愚笨，有点小农意识，然而，读完小说后，你就会发现，他，不渺小。这让我想起美国犹太裔作家艾萨克·辛格，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一次答记者问说过的一番话。记者问他，如何解释你所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多都是小人物，辛格回答说：在犹太居住区中很少有什么英雄人物——很少见到武士、伯爵和决斗者，诸如此类的形象。我的主人公们虽然不是那种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意义上的大人物，但还算不上渺小。”

陈二侯这个小人物，就在那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

法做事，按照自己的逻辑成长，长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像他的那把十字镐一样，木制的柄铁打的头，土里土气却坚韧顽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人物身后，是一片红色沃土。在这片土地上，红十四军从这里诞生，苏中七战七捷在这里奏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这片热土浸润着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的鲜血，像陈二侯这样的小人物太多太多，而有名有姓载入史册的实在太少太少。他们用鲜血和汗水谱写的辉煌革命史，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代如皋儿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奋勇前行的精神砥柱。

英雄太远，如繁星在天。身边的小人物常如流萤，纵使光芒微弱，却也不算渺小。

2016年的冬天，我从《如皋日报》(2016年12月23日)的副刊上读到本土作家石太原先生的一篇文章，《于无声处听惊雷——记抗战英雄如皋“呆子”陈福田》，那天早晨的阳光落在铅字上，格外耀眼，陈福田这个名字便在那时随着阳光照进我心。

陈福田(1920—1944)是如皋林梓人，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4年3月，陈福田在车桥战役中凭借随身的十字镐飞身上碉堡一战成名，新四军一师授予他战斗英雄光荣称号。1944年6月23日，七团在如皋(东)耙齿凌地区与日军狭路相逢，陈福田在肉搏战中杀死3名日军后壮烈牺牲。陈福田是真实在这个世界活过的，若是活到今天也